

瞿秋白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揭露

梁化奎

(彭城职业大学,江苏徐州 221008)

摘要: 瞿秋白从苏俄回国后,针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这一新的侵略方式,从理论上初步揭示了帝国主义文化的含义、表现形式及其反动本质。他以大量的事实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文化的隐蔽性、欺诈性、反动性特征,并从多方面指出了这一新的侵略方式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影响与危害。尤其对包含着奴化思想的“奴隶的心”和“走狗”的文化心态,作了较为深刻的剖析。他的这些思想警示世人,对帝国主义切不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关键词 瞿秋白; 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文化; 文化侵略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5X(2000)03-0104-05

抗战中期,毛泽东在论及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时,曾经指出:“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他还进一步指出:对于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来说,旧的政治经济文化“是由两部分合成的,一部分是中国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以后者为盟主。所有这些,都是坏东西,都是应该彻底破坏的。”^{[1](PP.694-696)}在这里,毛泽东不仅科学地界定了帝国主义文化的概念、属性和成份,而且指明了它在旧中国的统治地位,以及未来命运。这是有关帝国主义文化的精典论述。

瞿秋白是我党早期才识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他为无产阶级文化建设事业做了大量开拓性、奠基性工作。表现在对帝国主义文化的认识上,受多方因素的影响,虽然没能达到像毛泽东那样高度概括的精深程度,但却是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和事实上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给予揭露与批判的第一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在“东方文化派”极力宣扬中国封建社会之旧文化,“欧化”派盲目推崇西方文化,且这样两相矛盾的倾向忙于相互攻击或是相互调和的时候,很少有人关注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而恰是在这一时期,从苏俄回国不久的瞿秋白,却连续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前锋》上发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一组理论价值厚重的文章。在这些于揭露和批判中重在构建、于新文化建设史上颇具奠基意义的文章中,以及他在后来大量发表的时政言论、文艺评论中,瞿秋白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事实,从多方面给予了揭露与批判。

瞿秋白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指出:资本主义发展至帝国主义阶段,更疯

收稿日期: 2000-04-26

作者简介: 梁化奎(1965-),男,彭城职业大学讲师。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狂地向海外侵略征服殖民地,是帝国主义进程中不可避免之现象。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侵略,一般分为四个步骤:“一、强辟商场;二、垄断原料;三、移植资本;四、文化侵略。”此四个步骤也即帝国侵略殖民地的四种主要方式,但是必须指出,帝国主义在将此四种主要侵略方式用之于殖民地时,并非是照步旧搬,拘泥不变的。各国往往依其自国资本主义发展之程度而异其侵略之方式,又依世界经济变更之动象而异其相对之关系。所以“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之形式、方法可以因时因地而不同”;“同时同地亦可以有错综互有的现象。”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来看,欧战之后,文化侵略的倾向可谓是一种“最新的形式”。^{[2](PP.23-39)}

对这一新的侵略方式,瞿秋白剖析说:帝国主义为了适应对殖民地政治上统治、经济上掠夺的需要,往往在文化上“竭力综合现代市俗的心理,暗地里建筑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通过设立教会、学校,办报纸、慈善事业,召开国际会议等形式表现出来;在内容上不外乎是“自由平等博爱”、“实业救国”、“人道主义”、“和平发展”之类的论调,或是放弃赔款“温和的”国际政策等等。这其中自然也杂揉着“一点儿科学,一点儿宗教,一点儿道德,一点儿世故人情,一点儿技术知识”这些看上去“色色都全,可是色色都不彻底”的东西。^{[2](PP.145-146)}由此可见,这个系统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欺诈性特征。然而,从公开地掠夺到渐离军事行动,以至于纯粹经济的、文化的侵略,帝国主义侵略方式的这种变化,“其最终目的都在于强合此殖民地于其自己的经济机体,其普通性质又总是反乎一切‘自由’原则的强权。”而且“往往形式上愈缓和,而实际上愈狠毒。”^{[2](PP.23-39)}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瞿秋白对帝国主义文化这一概念,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理论表述,但却不难发现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尤其是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反动本质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在这点上,应当说在那个年代若没有相当的理论功底和社会实践斗争的实际磨炼,是不会有这般认识、把握的。不仅如此,瞿秋白还以那个年代发生在身边的大量事实,进一步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中,瞿秋白揭露说:在一部分中国人看来,那些在中国从事宗教、教育“事业”的外国人,他们“似乎是文化的宣传者。”然而,只要看一看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便不难看出他们的真面目了。他举例说,在美国人在中国设立的学校里是要讲标榜着自由、平等的美国宪法的,可是当美国走私商因走私与中国关卡士兵发生冲突被误伤致死时,美国政府便不惜以改变对华政策为要挟,庇护这一犯法的人。美国在中国所设的青年教会自诩为文化机关,的确,是他们教会了中国学生踢球、打球,可等到和美国兵赛球赢了他的球时,中国人就该吃他的巴掌了。而住在租界里的人,连看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书都要被捉到巡捕房,请问“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民主在哪里?^{[2](PP.17-18)}瞿秋白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拿一些暧昧不明的政策抛之与中国,不过是为了“欺罔中国平民,诱惑‘大资产阶级’的假民主运动。”所谓放弃赔款“无意之中造成亲美派留学生的政治势力”。而遍处设立教会、学校,办报纸、慈善事业,“不但现时他能够控制中央政府做侵略全中国的事业,而且还能改制中国人的心肺,贿买整个儿的阶级,预备做他将来的‘代理统治者’;他能有很大很多的机关报,‘洋大人’的舆论每每足以影响中国日常的政治生活;凡此一切都大足以威临中国之人心”。所以,当一位美国人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拍桌蹬地骂中国学生:“既入教会读书,应当断绝国家关系,‘爱国’二字断无存在之余地”时,自己便“一语道破了这种‘文化’的黑幕。”^{[2](PP.23-39)}由此反映出帝国主义文化不仅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欺诈性特征,而且还具有反动性特征。瞿秋白的这些省察既是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

国实质上的揭露,也是对这一新的侵略方式之危害的透彻说明。这对唤醒民众,促进民族意识的觉醒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说到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危害,在瞿秋白看来,它所造成的最大、最严重的后果,是它豢养培植了一部分中国人的奴化思想。而且,在一些中国人的心中这种奴化思想已有了它的“根”性。瞿秋白在这方面的认识,显然与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帝国主义文化揭示中的一些观点有相连相合之处。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瞿秋白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1925年5月以上海为中心全国爆出了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这是继五·四运动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为了总结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为人们指明反帝斗争的前途,运动过后,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上发表了《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瞿秋白指出了义和团运动“很多的”缺点,同时,对这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他们这种反抗的精神是非常之可敬的。”而西方列强却以保护在华利益为借口,对中国进行了所谓的“惩罚战争”。这一战争的结果,实际上使中国成了列强的共同殖民地。然而“帝国主义的胜利,还不止此。”在瞿秋白看来,庚子、辛丑之后,帝国主义者还“在思想上征服了中国”。表现在“一般‘士大夫’和‘文明人’从此绝口的断定‘拳匪’是野蛮的暴徒;帝国主义者教训中国人应当怎样服从外国人,怎样遵守所谓‘国际公约’,怎样尊重外人的生命财产……,中国人都伏伏贴贴的遵从。从此以后,稍有反抗侵略思想,便是‘排外’、‘拳匪’、下流社会的无知愚民;政治上、舆论上、社会上,无不以外人的一言为重;直到辛亥革命,各派政党都争以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为荣,未求民众的赞助之前,先求外人承认他是‘适当的’、‘驯服的’代理外人管理中国的统治者。这种心理和‘舆论’,便做了好几十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3](P.344)}瞿秋白这段论述的意义,不仅在于他指出了帝国主义以强权为依托,对中国进行了文化侵略的事实,重要的在于他为那些已被征服了“思想”的中国人,最先勾画出了一幅“奴相”。

从社会学、文化学角度上讲,上述现象实质上反映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一种病态的社会心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一种失衡倾斜的文化心态。因此,就新文化的建设来说,对这种体现中国人奴化思想的东西予以彻底的破坏,是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瞿秋白自从回国后,始终是以一个无产阶级精神界之斗士的形象,出现在当时文化战线上斗争的最前沿的。尤其在三十年代初期,他和鲁迅一起参与并指导了左联文化运动,在反对形形色色的反动文艺思潮时,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下的中国人的奴化思想,给予了辛辣的讽刺,无情的揭露,并提出了有名的“挖心”说和“走狗”说。

所谓“挖心”,就是要挖掉奴隶的心。瞿秋白指出:在中国由于内有封建宗法社会之旧文化温床的培育,外有帝国主义列强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侵略的威胁,加之那拂之不去的近代以来战败、割地、赔款的历史阴影,这些都不能不影响社会心理发生某些变化,进而逐渐生出奴隶的心来。反映在文化心态上,奴隶的心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倾斜:首先,是它对外来侵略势力的承认、遵从、适应。这在前文引用的瞿秋白在《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的论述中,可以得到验证。其次,是它对所谓“济世英雄”出现的幻想与等待。瞿秋白在《吉诃德的时代》中说:在西方,随着中世纪末一部《董吉诃德传》的出现,人们早已“把西洋武士道笑尽了。”而现时一些中国人的思想却仍旧被中世纪的“剑仙在统治着”。相信武侠的他们虽然“多得象沙尘一样”,可是这却是“一盘的散沙”。他们各不相问,各不相顾,“他们各自

等待着英雄,他们各自坐着,垂下一双手。”因为他们相信“济贫自有飞仙剑,尔且安心当奴才”的古训。现实的生活中,且不说那中国的西万谛斯是否“还是在摇篮里呢,还是没有进娘胎?!”只要看看为一些中国人等待出现的英雄所侍候的主人,“那么,英雄的本身也就可想而知的了。”^{[4](P.376-378)}第三,是它总喜欢用“固有文化”的伪梦骗人骗己。瞿秋白说:中国人“最爱讲究国粹,而国粹之中又是越古越好。”^{[4](P.403)}这些中国人总喜欢用“固有文化”的伪梦骗人骗己,其实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5](P.82)}然而他们偏要“叫魂”似的高喊“民族的意识”,仿佛得了什么秘诀。固然民族是有意识的,而且由于“民族先生生病,也非得叫魂不可。但叫魂者‘叫醒民族的灵魂是为了巩固奴婢制度’”,^{[4](P.382-383)}这便是叫魂者预置的圈套了。

瞿秋白认为,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奴隶的心不但军阀、绅士、小资产阶级、落拓的青年学生有,“就是在工人的肚子里也会有。”他深入剖析说:“‘奴隶的心’其实比圣人的心还复杂得多。”中外大小财神“把穷人的心拗过来,弯过去,扯得长,拉得紧,四面八方戳了许许多多的洞,真正是‘千锤百炼’,弄得个奇形怪状。”当你想摆脱的时候,财神爷还会“叫你的奴隶的心,形式上变换了一个样子,而奴隶的根性仍旧保存着。”在这种情形下,仅有忏悔是不够的,必须努力去“挖掉一切种种奇形怪状的奴隶的心。”而且“越挖得干净,斗争的胜利越有把握。”^{[4](P.409-410)}

所谓“走狗”,是指中外大小财神的走狗。瞿秋白指出:人、狗之间本是有别,但是处在“谁的洋钱多,神通大,谁是主子”的时代,于是便有了财神和奴隶的心,也就有了走狗。在中国,那些各霸一方“半吊子的欧化财神”——新旧政客、军阀、地主绅士、绅士化了的资本家,自然是“真正的主子”。不过“这些主子还有自己的主子。中国主子的主子就是英美法日的大财神。”^{[4](P.400-401)}大财神近百年来在中国主子面前一次次权威的显示,使中国主子这个小财神已彻底成了帝国主义侵略、统治中国的工具,也即成了走狗。然而,在中国除了有奴隶的心和走狗之外,近代以来反抗侵略和压迫的心理一直就未曾泯灭过。这就使大小财神们不能不意识到“不能完全只靠大炮机关枪,一定需要某种‘意识代表’”^{[2](P.538)}为其服务。于是,所谓“走狗的走狗”应运而生。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深刻指出:“的确,旧的卫道先生们渐渐的没落了,于是需要在他们这些僵尸的血管里,注射一些‘欧化’的西洋国故和牛津、剑桥、哥伦比亚的学究主义,再加上一些洋场流氓的把戏,然后僵尸可以暂时‘复活’或者多留恋几年死尸的生命。”他同时指出:“一些所谓欧化青年完全暴露了自己是‘丧家的’或者‘不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替新的反动去装点一下摩登化的东洋国故和西洋国故”。揭穿这些虚伪懦怯、卑劣而又无耻的奴才的假面具,“是战斗之中不可少的阵线。”^{[2](P.537-541)}

总之,走狗也好,走狗的走狗也罢,在瞿秋白看来,一样都是狗。且狗有狗道,谓之狗道主义。“狗道主义的精义:第一是狗的英雄主义,第二是羊的奴才主义,第二是动物的吞噬主义。”^{[4](P.405)}狗道主义的传播,使得中国人正遭受着“一切种种间接的,或者间接而又间接的狗意识的影响。”而且事实上,一些中国人已经开始变得“不善于跳出‘狗’的一切种种阴谋的圈套了。”^{[5](P.69)}

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影响与危害,促使瞿秋白不能不对其进行猛烈地攻击。他说:“帝国主义的战神强奸了东方文明的公主,这是世界史上的大事变。”^{[2](P.528)}帝国主义的发展,它的各种势力“已无孔不钻的渗入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之中。你爱和平,他却不爱,你讲诚意,他却不讲,你自己老实,他却不老实。”^{[2](P.17)}结果弄得现时一切社会现象繁

杂淆乱。更由于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方式上变迁复杂,往往“各种俱施”,这便“弄得中国平民眼花缭乱,不知是敌是友。”实际上“帝国主义侵略之种种方式无一不侵害中国之经济发展。”^{[2](PP.23-39)}帝国主义不仅不会容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且客观上它已成为“中国社会退向封建制度的重要原因。”它对殖民地不但表现为直接的“经济上政治上的侵略”,还扰害那里的法治,竭力阻止那里的人“研究真正的科学,唯恐弱小民族因真的科学文明而强盛。”“所以不去尽帝国主义的一切势力,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2](PP.15-18)}一些中国人妄信帝国主义列强标榜宣传的“人权”、“公理”、“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东西,有的甚至“还恨不得请美国公使代理中华民国大总统呢!”可是要知道:“必定要有了自主之权才讲得到‘善恶’;必定要显示权力之后才有公理。”对那些还在相信帝国主义者能够帮助中国争得“人道主义”,或是希望帝国主义者能够“回心转意”,而对其抱有幻想的中国人,瞿秋白愤呼道:“可以醒了!!”^{[2](PP.23-39)}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新老殖民者对旧中国的种种凌辱、侵略,到当代某些西方国家对新中国主权的种种侵犯、干涉;从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放弃直接的武装干涉,到大搞“和平演变”、“贸易制裁”,在“人权问题”上旧调重谈、大做文章,乃至又重新回到军事上,诉诸武力炸我使馆。透过瞿秋白历史上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揭露,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两点启示:

一、帝国主义侵略它国的方式可因时因地、同时同地有所变化,但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并没有变。表现在文化侵略上,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过去所坚持的标准。正如毛泽东揭露的那样:在帝国主义者看来,“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美国老爷的逻辑,就是这样。”^{[6](PP.1506-1507)}因此,在是“‘友谊’,还是侵略?”这一问题上,历史表现出了它的连续性。这就决定了人们对这个问题认识,也必然有着历史的连续性。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正确的和错误的观点,还会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有所反映。然而不管怎样,历史告诉我们,对帝国主义切不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反对帝国主义文化是与反对封建文化不可分割的。瞿秋白说:“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的思想不破,则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法抗拒。”^{[2](P.18)}为此,他曾对封建社会之旧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7]。从瞿秋白对帝国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奴化思想的“奴隶的心”和“丧家的”或者“不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揭露与批判来看,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人奴化思想的生成固然有外因的作用;但它的温床,却是封建文化。毛泽东后来曾精辟指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不把这两类反动文化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1](PP.694-696)}当前,一些旧的封建文化恰有死灰复燃的现象。彻底清除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封建意识,也尤显任重道远。这些消极因素的存在,无疑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障碍。

总之,当我们面对这些处在历史和现实交会点上的问题时,有必要认真总结一下前人的认识成果。它能够为我们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智慧,其中许多醒世警言,今天看来仍不失真金的价值与份量。这在瞿秋白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揭露中,即可得到证明。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2卷)[M]。人民出版社,1991。

(下转第116页)

The Tendency of China's Moral Education in 21st Century: the Construction of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ZHAN Wan-sheng

(Moral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of the Centr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Beijing 100000, China)

Abstract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what's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china's moral education? This is the key issue for China's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he author holds that we must construct the complete and comprehensive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if we want to attain the goal of promoting and reforming moral education, enhancing its effect and greatly improving it.

Key Words mo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上接第 108 页)

- [2] 瞿秋白选集 [M]. 人民出版社, 1985.
- [3] 瞿秋白选集 (政治理论编第三卷) [M]. 人民出版社, 1989.
- [4] 瞿秋白文集 (文学编第一卷) [M]. 人民出版社, 1985.
- [5] 瞿秋白文集 (文学编第二卷) [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 [6] 毛泽东选集 (4卷) [M]. 人民出版社, 1991.
- [7] 梁化奎. 瞿秋白对代表中国不同阶级利益的文化的省察 [J]. 洛阳师专学报. 2000, (1).

Qu Qiu-bai's Exposure of Imperialist Cultural Invasion of China

LIANG Hua-kui

(Peng Che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Xuzhou 221008, China)

Abstract After returning home from Russia, to counter imperialist cultural invasion—a new form of invasion, Qu Qiu-bai theoretically exposed the implication, the form of expression and the reactionary nature of the imperialist culture. With a host of facts, he profoundly revealed the features of imperialist culture such as concealment, deceit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the meantime, he also pointed out the serious influence and harmfulness in many aspects to Chinese society brought about by this new form of invasion. Moreover, he deeply analyzed such cultural psychology as “the heart of the slave”, “running dog”, which embodied the mind of enslavement. His thought warned the people that unrealistic illusions about imperialism could not be cherished.

Key Words Qu Qiu-bai; imperialism; imperialist culture; cultural invasion